

詩語背後

凌霄閣上一輪孤 (下)

九七回歸，為凌霄閣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煥然一新的凌霄閣，遠不只是一個纜車站和觀景台，它集藝術館、商場、遊樂場、食肆為一體，成為展示香港繁榮穩定、生機活力的櫥窗。其中，杜莎夫人蠟像館、360度樓頂觀景台、「龍的傳說—時光漫遊」電動列車等設施遐邇聞名，給遊客帶來全新的體驗。

那時的凌霄閣，正如那時的香港，朝氣蓬勃，生機無限，洋溢著一片樂觀景象：GDP穩步增長，市場繁榮，貿易活躍，金融發達，就業穩定……

香港回歸後也曾遭遇各種困難，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但在「一國兩制」的呵護下，香港都挺過來了，並在新的起點上獲得更大發展。儘管各種抗爭和社會亂象不斷，但都被視為「茶杯裏的風波」。一些潛在風險被選擇性盲視，朝野上下對香港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幾乎到了迷信的程度。

誰也沒有想到，一場「修例風波」和隨後的新冠疫情，成了拆穿「皇帝新衣」秘密的小男孩。一時間，各種反思充斥於政商界、傳媒界乃至學術界，當年被誇成一朵花的東方之珠，轉瞬間傷痕纍纍，彷彿一無是處了。

昔日熙熙攘攘的凌霄閣，門前冷落車馬稀，兀立於經濟蕭條、社會混亂、疫情蔓延的淒風苦雨之中。從凌霄閣的落寞中，

我們隱約看到了更多更深層的危機，使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海洋公園事件，給這座開放型旅遊城市亮起了紅燈；滙豐銀行事件，讓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變得模糊；國泰航空事件，令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岌岌可危……

前不久，中央舉辦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活動，深圳的成就更凸顯了香港的困境。雖然林鄭月娥特首說不介意深圳GDP超過香港，強調各有長項，優勢互補，但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坊間似乎也不買賬。

我們還是引用幾段學理性的分析，來看看當下香港的處境吧。

一個是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敏的分析：以往香港就算不做任何事，背靠祖國的優勢——人多、地大、機會多，都是Plus因素。但現在國際形勢不穩，適逢中美博弈，這些Plus優勢可能會變成風險，甚至虧損。我們多年前舉辦講座，邀請到一位愛國商人，他當時就指出，依靠內地賺錢的優勢已被他那一代人賺走了。現在已不能像以往一樣「銷售身份」了。

另一個是《香港01》社評的分析：大灣區機遇固然值得把握，然而本港自身的問題理應透過改革自身去解決。今年上半年以來，隨著中美結構性矛盾加劇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發，全球經濟格局巨變，整個國際社會保守主義回潮，習近平主席再三呼籲「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南海高層此番深圳行的重點已經不僅是深圳，更多是大灣區內的粵港澳融合發展乃至「一國兩制」新內涵的推進和實現。香港本身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分子，做好自己，就是對大灣區的一大貢獻。

還有一個是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耀斌的分析：在香港人面前的，是前所未



煥然一新的凌霄閣，成為展示香港繁榮穩定、生機活力的櫥窗。 新華社

有的國際局面。教科書上也未曾記錄過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如何短短一年間衰亡，也沒有類似這樣的城邦地方牽動全球局勢的例子，所以沒有先例可援。

讓我們再回到凌霄閣。作為山頂纜車總站，這一功能一個多世紀以來始終未變。但隨着香港社會的變遷，這座閣樓性建築，從老襯到爐峰塔，再到凌霄閣，每隔20幾年就會經歷一次脫胎換骨。而凌霄閣正式啟用，迄今也已23年多了。

有意思的是，經過了爐峰塔和凌霄閣兩個階段，仍有一些老香港人把這座屹立山頂、俯瞰維港的時尚建築稱為老襯亭。他們是對低調樸實的老襯亭所代表的老香港情有獨鍾，對五光十色的凌霄閣所代表的新香港抱有疑慮吧？也許在他們看來，當年的腳踏實地、苦中作樂，比今天的泡沫氾濫、進退失據，更值得信賴。

事有陰陽，物極必反。正如佳音在她的《煙雨凌霄閣》中所說，今年香港雨水特別多，凌霄閣時常看不真切，只呈現出暗淡的剪影。煙雨朦朧中，模糊的輪廓顯得孤獨而無助，恰似當下迷茫的香港。不過，有陰霾，就有麗日。回歸20多年來，無數雙眼睛見證了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戰勝困難後的騰飛。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中國正闊步邁向世界舞台中心，相信香港社會一定能夠消化戾氣怨氣，消除隔閡疑慮。國安法適時出台，維港畔逐漸恢復了平靜。隨着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將重新找回自身超級聯繫人的定位和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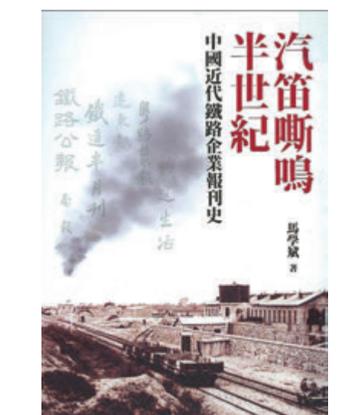
一陣山嵐飄過，蒼茫雲海之間，凌霄閣彷彿一艘巨輪，以太平山為碼頭，蓄勢待發，駛向新的彼岸。

字裏行間

鐵路有報刊

很多很多年前，在舊書店看到一份八開四版的報紙，差不多霉爛了，但字跡仍可看到，名字好像叫《人民鐵路》。詢之價錢，店主斬釘截鐵：「300元！」哇！當年的300元，委實貴、貴、貴，遂作罷。不過，主要原因還是內容不合自己脾性。若干年後，從事報界，教學於新聞系，那份報紙不時閃入腦海。悔哉！

日前，在坊間看到一部書：《汽笛嘶鳴半世紀：中國近代鐵路企業報刊史》。一翻內容，果見有談及《人民鐵路》。作者馬學斌，山東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之前已著有《中國企業報刊史》，受到方漢奇的賞識和鼓勵，繼續作這方面的研究。這部鐵路報的專著，應是開荒之作。馬學斌說，所謂「企業報刊」，是指由企業主辦，主要刊載企業經營活動有關的內部消息，面向職工的報刊。「鐵路企業報刊」由晚清至1949年前，據統計有238種，加上偽滿的111種，中國鐵路報共近350種。馬學斌說，實際數量遠大於此。



資料豐富的另類報刊研究。 作者提供

這還待文物出土。第十二章「為侵華張目的日偽鐵路企業報刊」，我尤注意，看看在日治時代，如何「改革」中國的路報。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日軍扶植成立漢奸傀儡政權，先以「冀察政務委員會」、後以「北平地方維持會」的名義開始接管平綏鐵路。原路報《平綏日報》繼續刊行，給外界以「無事發生」的假象。《平綏日報》創辦於1935年12月2日。認為：「國無鐵路，則趨於貧弱；路無日報，則形同空塞。」因此，當局十分重視路報，除例假和特殊情況外每日按時出版。

日偽接管後，宣布成立「宣撫委員會」，日本顧問進駐，至此，偽政權完成了對《平綏日報》的接管、體例無大變化，但已徹底淪為日本侵略者控制平綏路的喉舌。

神州淪陷，中國鐵路企業報刊多處於停刊、少數在艱難維持的局面下，由日本侵略者扶植成立的東北「滿洲國」、華北「冀察政務委員會」和南京「維新政府」，其控制的鐵路創辦的報刊不斷增多，一直刊行到侵華戰爭失敗。

由是想起，日寇侵佔後，對香港報刊的管制、收編相當重視；逃離香港的報人不少，停刊的報紙亦多，那3年8個月，是香港報界最黑暗的時期。內地亦如是。想不到對非大眾為對象的鐵路報刊，亦嚴苛管制。不過，對四通八達的鐵路來說，路報流通對日軍的管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回頭說一說文首提及的《人民鐵路》。據馬學斌說，《人民鐵路》創刊於1949年2月28日；1952年4月15日，改名《人民鐵路報》。編輯方針是要成為「思想教育的利器，業務學習的園地」，內容除鐵路相關知識外，還設有發表文藝作品的欄目。至於我在舊書坊看到的是否《人民鐵路》？時日湮遠，成謎矣。

粵語講呢啲

悼李小龍：清空腦袋，如水無形，緩急柔剛； Be water my friend



2019年年中至2020年年初，香港經歷了一場可能是「有生以來，日復難再」的「修例風波」。就在此形勢下，不少人尤其那些沒有實際行動的參與者，在網絡上就「部署——行動——撤離」作出了詳盡指引，儼如古代的兵法家，後被同道中人諷稱為「冷氣軍師」，正是：

如何如何，大樹被藤纏（說得冠冕堂皇）正是把李小龍以下「未必可普世應用」的名句定性為「修例風波」的至高思想裝備：

Be water, my friend. 其後「FT中文網」（《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唯一的非英語網站）於2019年年底選出了李小龍的「Be water」作為其中一個年度字詞。

查「Be water」最早出現於李小龍有份演出的美國電視劇《Longstreet》（1971）中。他飾演一個教授雙目失明的主角如何搏擊的武術家。其後，他在一個訪問中解釋了「Be wa-

ter」的武術哲學。對白的原文如下：

**Be Water**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put water into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訪問中，「Now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簡化作「Now water can flow or crash。」

李小龍英年早逝，殊屬可惜，猶幸他留給了中外武術界不少超脫的武學精神，留下了不少讓世人無限演繹空間的名言哲理。適值今年是李小龍的80歲冥壽，筆者作為其「忠粉」（die-hard fan），將會動用數期的篇幅以表達全世界「李小龍迷」對偶像的悼念和崇敬。

筆者劈頭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對李小龍上述的文字交出一個既得體又不偏離原意的翻譯。要作出完整詮釋或合理引用，任何人須本着李小龍所抱持的武術哲學入手，否則只流於個人理解或斷章取義，以致「形似神不似」。

眾所周知，李小龍一直強調武學的至高境界是「無招」（沒固定套路）。據此，腦袋中須「清空」（剷除）的是指固有形式的事物。「清空」後，行動方可如無定形的水般可因應不同環境而改變節奏。由於對白中只以四個動詞「flow（流動）、creep（緩進）、drip（涓滴）、crash（衝擊）」來描繪水的活力，所以筆者在翻譯時會按李小龍武學中「緩急有致、柔剛並濟」的理念，再配以相應處境以增加文句的可讀性，譯文如下：

**《若水》**  
清空你的腦袋，就像水般無定形；  
注進杯成杯，注進瓶成瓶，注進壺成壺；  
可如激流般急，可如細流般緩，  
可如滴水般柔，可如洪水般剛。  
就像水般吧，我的老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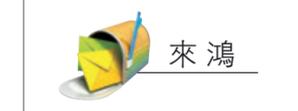
標題用上《若水》，其實與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無關。「上善若水」指不與人一般見識，不與人爭一時長短，做到至柔卻有容天下的氣度。

據科學研究，腦袋的可載量遠超人們所想像；話雖如此，也不能過載，否則會如「硬碟」（hard disk）般影響運行速度。或許可這麼說，如不清走部分「舊」的，哪有空間去容納「新」的，以及找到動力去面對挑戰或解決積存的問題呢？如是者，人們有必要適時奉行「Empty your mind」（清空你的腦袋）了。

豆棚閒話

網絡事物的進化速度，總是快得令人咋舌。不久前還在流行「誇誇群」，轉眼就到「凡爾賽文學」走紅了。換言之，過去還要花錢找人吹捧才能尋開心，現在只須掌握技巧，就能親自下場自吹自樂。薩特說，生活就像被困在肥皂泡裏的屁。至於是別人還是自己來戳破這個肥皂泡，無關緊要，反正漏出來的都是「彩虹屁」。

根據網絡定義，「凡爾賽文學」是一種先抑後揚的炫耀方式，當事人先故作苦惱抱怨，再通過轉折或他人的視角，展現自己的豐厚資源，滿足虛榮心。有好事者認為，黃梅戲《女駙馬》裏的唱詞「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是最早的凡爾賽體。其實《女駙馬》演繹的是明代故事，晉人郝隆博覽群書，卻鬱鬱不得志。舊時七月七日有曬衣之俗，相鄰的有錢人都把自己的綢緞和皮裘拿出來曬當，郝隆袒腹仰臥於陽光下，旁人好奇問他做什麼，他說道



那一次，回到家鄉魏家坡。魏家坡坐落於分鄉插旗二組，前方是巍峨的大王岩，左側是省道宜保公路，後面是蔥綠的松樹林。家鄉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鮮花綻放，把小小的一塊坡地裝點得多姿多彩。我在魏家坡出生長大，秉承了先輩們強身自立的勤勞品格。離開家鄉之後，受內心的驅使不時邁出回鄉的腳步。除了勞動，就是讀書，閒暇還與家鄉共語，互訴衷腸。對話是為了交流與溝通，語言和文字也就成了溫柔的媒介和載體。

一個清朗明淨高遠悠揚穿越時空的夜晚，萬物噤聲，靜默如後山的岩石，皎潔的月光像流水一樣傾瀉在地面上，輕盈快捷極了。在這個審美符號曼舞的時候，我獨自坐在空曠寂寥如影隨形的田野裏，耳邊不時地傳來一陣夢境般柔和愉快的風聲，彷彿梯次遞進的鋼琴曲跳躍在光滑的鍵盤上。

夜空浩瀚而縹緲，綴滿了難以計數的若隱若現的飄忽忽忽的美麗的小星星，煞是可愛。星星是宇宙的孩子和天使，也是家鄉魏家坡的眼睛。透過這些眼睛，能看到天宇以外的地方。我呆呆地靜靜地坐着，或遊離於隱秘的夢境，或沉睡於夏日的午後，或暢想於秋季溫暖的陽光，或翱翔於寒冬盛開的梅花，盡情地享受這寧靜的片刻。

家鄉是一首詩，是一幅畫，是一曲動人的歌謠。家鄉是大自然的一個元素，

青絲

凡爾賽文學

曬一曬肚子裏的書。這種明貶實褒、於不經意間的自我炫耀，就是最早的「凡學」。

作為想像力飛翔的跳板，「凡學」強調機智的話風，自然少不了蘇軾這個段子手。他有一次吃飽飯後散步消食，撫着日漸發福的肚子，讓家人猜他肚子裏裝的是何物。有人說是文章，有人說是識見，蘇軾皆搖頭表示未得其旨，直到紅顏知己朝雲說是一肚皮不合時宜，他才得意捧腹大笑。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始終保持樂觀曠達的心態，或許就是得益於「凡學」的自我消解，無須借名望物質汲取快樂。

就需求而言，「凡學」是自我認同感的重要來源，能滿足被他人另眼相看的需求。清代，左宗棠複製了一編蘇軾的故事。他個子小，卻體胖肚大，問左右人，可知他腹中所貯何物？手下人自然是一番諛詞，或說滿腹文章，或說滿腹經綸，或說腹有十萬甲兵，只有一個馬

與家鄉共語

是遊子心中不變的情結。濃墨重彩的夜晚，我靜靜地躺在鄉間的地上，靜心聆聽家鄉大地的聲音。這磁性的聲音宛如稻花香裏的蛙鳴，宛如漫山遍野的昆蟲合唱聲，蕩滌我疲憊不堪的心靈，鬆弛我緊繃已久的神經。頃刻間忽然發現，我身體內的很多關節都在不由自主地孤形扭動，隱隱約約地和風聲、月光、樹影及菜地做着一完美的融合，把起伏的和聲與高光鑄刻進了記憶的頂層。

此時此刻，我彷彿一個人來到了廣袤的海邊，目光閃進洶湧澎湃的波濤裏。四周空氣清新，不時吹來一陣陣溫潤的海風，陽光和煦，澄澈的藍天下，白雲猶如靈性的花朵，微笑着飄過來，一會兒忽又閃着撲過去，絢麗如晚霞，夢幻似晨霧。倘若駕一葉扁舟，揚起風帆，向前去，迎擊海浪，像仗劍走天涯的俠客，施放的是勇氣，升騰的是豪情。

我曾有過一次腳踏海輪劈波斬浪的經歷。從山東煙台赴遼寧大連，橫穿渤海灣。海輪所至，捲起千堆白雪一樣的浪花。沿途有海鷗相伴，看似溫馨，可海輪在海上的顛簸，弄得我頭暈目眩，胃裏翻江倒海，刻下了不忘的記憶。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可腳踩大海，去意徘徊。人在他鄉，心中唯有故鄉的小路。小路綿延，可一直走向心底，在那情意最深處迴旋，天空是心中的調色盤。

與家鄉共語，是一粒沙、一片雲和一束陽光、一棵樹、一粒沙、一片雲和一束陽

昇壯着膽子說，大帥是一肚子的屎。見左宗棠頷首嘉許，另一個馬弁說，將軍肚子裏裝的全是草。左宗棠大喜，當即提拔這個善於捧哏的馬弁。

這一頗具喜感的場面，即深得「凡學」的精髓。左宗棠是用明抑暗揚的方式，標榜自己是吃草擠奶的牛，默默奉獻卻不求回報，把自己的忠直秉性表達得不露痕跡。弗洛伊德的昇華理論說：當一個人原慾受阻時，會昇華至文學藝術。「凡學」為有隱性需求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思維角度及表述方式。

不過凡事皆有利弊，「凡爾賽文學」既能激發創造力，也能產生很多亂七八糟的情節，且因廣泛流行，讓人看起來很有趣，於是紛紛投身其中，沉溺於那些只是想像出來、與現實並不相符的浮華場景中無法自拔。而且越是入戲太深的人，可憎也最深。就像蕭伯納說的，對於吹牛者的懲罰，不是沒有人相信他，而是他不會再相信任何人。

魏以進

光、一隻蜜蜂及一聲婉轉的鳥鳴而感動而揮灑淚光，我沉迷於家鄉的一枝一葉、寸土寸綠。

在我煩惱無聊的時候，家鄉便是我生命的居所，心靈的慰藉。我悄悄地把自己隱藏在花叢中，我把自己融進春風裏，我把自己縫入月影裏，那裏彷彿有一扇半掩的門在等我推開，那裏彷彿有一場盛大的交響在期待着我開啟，那裏彷彿有一簾無邊的幽夢在召喚着我去調色。

家鄉魏家坡前有三口梯次配置的堰塘，堰塘裏的水四季不涸，春天我在裏面釣魚，夏天在裏面游泳，秋天在裏面摸螺絲，冬天在裏面敲冰。少時最喜的是門口那堰塘，靠得近，挑水洗衣泡腳說到就到，儲蓄的是乾淨的水，蘊含的是童年的夢想。有一次下雨堤上皆為泥濘，尚未學會游泳的我滑入塘中，撲騰幾下，絕望中抓住垂入水中的樹枝爬上岸來。絕非共語，乃為雙目對視。樹枝下，心兒去了山那邊的遠方。可無論身處長城內外，還是居於天涯海角，家鄉永世都不能忘。

時光的流綿延入夢。相信只有那些心裏能裝下大自然裝下家鄉的人，才可以在愛與夢想的延長線上，在鄉愁的寬廣廓裏，捕捉到比別人更多的幸福與快樂。投入家鄉的懷抱，貼着家鄉寬厚的胸膛，仰望星空，同呼吸，共語，融入心中的海，啟航。